舊唐書/卷190下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文苑中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九十下
列傳第一百四十下　文苑下

► 方伎

李華　蕭穎士附:李翰　陸據　崔顥　王昌齡　孟浩然　元德秀　王維　李白　杜甫　吳通玄兄通微　王仲舒　崔咸唐次 子:扶持 持子:彥謙　劉蕡　李商隱　温庭筠　薛逢子:廷珪　李拯　李巨川　司空圖

李華

李華字遐叔，趙郡人。開元二十三年進士擢第。天寶中，登朝為監察御史。累轉侍御史，禮部、吏部二員外郎。華善屬文，與蘭陵蕭穎士友善。華進士時，著含元殿賦萬餘言，穎士見而賞之，曰：「景福之上，靈光之下。」華文體溫麗，少宏傑之氣，穎士詞鋒俊發，華自以所業過之，疑其誣詞。乃為祭古戰場文，熏汙之如故物，置於佛書之閣。華與穎士因閱佛書得之，華謂之曰：「此文何如？」穎士曰：「可矣。」華曰：「當代秉筆者，誰及於此？」穎士曰：「君稍精思，便可及此。」華愕然。華著論言龜卜可廢，通人當其言。

祿山陷京師，玄宗出幸，華扈從不及，陷賊，偽署為鳳閣舍人。收城後，三司類例減等，從輕貶官，遂廢於家，卒。華嘗為魯山令元德秀墓碑，顏真卿書，李陽冰篆額，後人爭模寫之，號為「四絕碑」。有文集十卷，行於時。

蕭穎士

蕭穎士者，字茂挺，與華同年登進士第。當開元中，天下承平，人物駢集如賈。曾席豫、張垍、韋述輩皆有盛名，而穎士皆與之遊。由是縉紳多譽之。李林甫採其名，欲拔用之，乃召見。時穎士寓居廣陵，毋喪，即縗麻而詣京師，徑謁林甫於政事省。林甫素不識，遽見縗麻大惡之，即令斥去。穎士大忿，乃為伐《櫻桃賦》以刺林甫云：「擢無用之剿質，蒙本枝而自庇；汩群林而非據，專廟庭之右地。雖先寢而式薦，豈和羹之正味？」其狂率不遜，皆此類也，然而聰警絶倫。嘗與李華、陸據同遊洛南龍門，三人共讀路側古碑，穎士一閱即能誦之，華再閱，據三閱方能記之。議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。是時，外夷亦知穎士之名，新羅使入朝，言國人願得蕭夫子為師，其名動華夷，若此終以誕傲褊忿困躓而卒。

附 李翰

華宗人翰，亦以進士知名。天寶中，寓居陽翟。為文精密，用思苦澀。常從陽翟令皇甫曾求音樂，每思涸則奏樂，神逸則著文。禄山之亂，從友人張巡客宋州，巡率州人守城，賊攻圍經年，食盡矢窮方陷。當時薄巡者，言其降賊，翰乃序巡守城事迹，撰張巡、姚閭等傳兩卷，上之肅宗。方明巡之忠義士，友稱之。上元中，為衛縣尉，入朝為侍御史。

陸據

陸據者，周上庸公騰六代孫。少孤，文章俊逸，言論縱横。年三十餘，始遊京師，舉進士。公卿覽其文，稱重之。辟為從事，累官至司勳員外郎。天寶十三載，卒。開元、天寶間，文士知名者，汴州崔顥，京兆王昌齡、高適，襄陽孟浩然，皆名位不振，唯高適官達，自有傳。

崔顥

崔顥者，登進士第。有俊才無士行，好蒲博飲酒。及遊京師，娶妻擇有貌者，稍不愜意即去之，前後數四。累官司勳員外郎。天寶十三年，卒。

王昌齡

王昌齡者，進士登第，補秘書省，校書郎。又以博學宏詞登科，再遷汜水縣尉，不護細

行，屢見貶斥，卒。昌齡為文緒微而思清，有集五卷。

孟浩然

孟浩然，隱鹿門山，以詩自適。年四十來遊京師，應進士不第，還。襄陽張九齡鎮荊州，署為從事，與之唱和，不達而卒。

元德秀

元德秀者，河南人，字紫芝。開元二十一年登進士第。性純朴，無緣餙，動師古道。父為延州刺史。

德秀少孤貧，事母以孝聞。開元中，從鄉賦，歲遊京師，不忍離親，每行則自負板輿，與母詣長安。登第後，母亡，廬於墓所，食無鹽酪，藉無茵席，刺血畫像寫佛經。久之，以孤幼牽於禄仕，調授邢州南和尉。佐治有惠政，黜陟使上聞，召補龍武録事參軍。

德秀早失恃怙，縗麻相繼，不及親在而娶。既孤之後，遂不娶婚。族人以絶嗣規之，德秀曰：“吾兄有子，繼先人之祀。”以兄子婚娶，家貧無以為禮，求為魯山令。先是，墮車傷足，不任趨拜，汝郡守以客禮待之。部人為盜，吏捕之，繫獄。會縣界有猛獸為暴，盜自陳曰：“願格殺猛獸以自贖。”德秀許之。胥吏曰：“盜詭計苟免，擅放官囚，無乃累乎？”德秀曰：“吾不欲負約，累則吾坐，必請不及諸君。”即破械出之。翌日，格猛獸而還。誠信化人，大率此類。

秩滿，南遊陸渾，見佳山水，杳然有長往之志，乃結廬山阿。歲屬饑歉，庖厨不爨，而彈琴讀書，怡然自得。好事者載酒餚過之，不擇賢不肖，與之對酌，陶陶然遺身物外。琴觴之餘，間以文詠，率情而書，語無雕刻。所著《季子聽樂論》、《蹇士賦》，為高人所稱。

天寶十三年卒，時年五十九，門人相謚為文行先生。士大夫高其行，不名，謂之元魯山。

王維

王維，字摩詰，太原祁人。父處廉，終汾州司馬，徙家于蒲，遂為河東人。維開元九年

進士擢第。事母崔氏以孝聞。與弟縉俱有俊才，博學多藝亦齊名，閨門友悌，多士推之。歷右拾遺、監察御史、左補闕、庫部郎中。居母喪，柴毀骨立，殆不勝喪。服闋，拜吏部郎中。天寶末，為給事中。

禄山陷兩都，玄宗出幸，維扈從不及，為賊所得。維服藥取痢，偽稱瘖病。禄山素憐之，遣人迎置洛陽，拘於普施寺，迫以偽署。禄山宴其徒於凝碧宮，其樂工皆梨園弟子、教坊工人。維聞之悲惻，潛為詩曰：「萬户傷心生野煙，百官何日再朝天？秋槐花落空宮裏，凝碧池頭奏管絃。」賊平，陷賊官三等定罪。維以凝碧詩聞于行在，肅宗嘉之，會縉請削己刑部侍郎以贖兄罪，特宥之，責授太子中允，乾元中，遷太子中庶子、中書舍人，復拜給事中，轉尚書右丞。

維以詩名盛於開元、天寶間，昆仲宦遊兩都，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，無不拂席迎之，寧王、薛王待之如師友。維尤長五言詩。書畫特臻其妙，筆蹤措思，參於造化，而創意經圖，即有所缺，如山水平遠，雲峯石色，絕迹天機，非繪者之所及也。人有得奏樂圖，不知其名，維視之曰：「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。」好事者集樂工按之，一無差，咸服其精思。

維弟兄俱奉佛，居常蔬食，不茹葷血，晚年長齋，不衣文綵。得宋之問藍田別墅，在輞口，輞水周於舍下，別漲竹洲花塢，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，彈琴賦詩，嘯詠終日。嘗聚其田園所為詩，號輞川集。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，以玄談為樂。齋中無所有，唯茶鐺、藥臼、經案、繩牀而已。退朝之後，焚香獨坐，以禪誦為事。妻亡不再娶，三十年孤居一室，屏絶塵累。乾元二年七月卒。臨終之際，以縉在鳳翔，忽索筆作別縉書，又與平生親故作別書數幅，多敦厲朋友奉佛脩心之旨，捨筆而絶。

代宗時，縉為宰相，代宗好文，常謂縉曰：「卿之伯氏，天寶中詩名冠代，朕嘗於諸王座聞其樂章。今有多少文集，卿可進來。」縉曰：「臣兄開元中詩百千餘篇，天寶事後，十不存一。比於中外親故間相與編綴，都得四百餘篇。」翌日上之，帝優詔褒賞。縉自有傳。

李白

李白字太白，山東人。少有逸才，志氣宏放，飄然有超世之心，父爲任城尉，因家焉。少與魯中諸生孔巢父、韓沔、裴政、張叔明、陶沔等隱於徂徠山，酣歌縱酒，時號「竹

溪六逸」。天寶初，客遊會稽，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。既而玄宗詔筠赴京師，筠薦之於朝，遣使召之，與筠俱待詔翰林。白既嗜酒，日與飲徒醉於酒肆。玄宗度曲，欲造樂府新詞，亟召白，白已臥於酒肆矣。召入，以水灑面，即令秉筆，頃之成十餘章，帝頗嘉之。嘗沉醉殿上，引足令高力士脫靴，由是斥去。乃浪迹江湖，終日沉飲。時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，與白詩酒唱和。嘗月夜乘舟，自采石達金陵，白衣宮錦袍，於舟中顧瞻笑傲，傍若無人。

初賀知章見白，賞之曰：「此天上謫仙人也。」祿山之亂，玄宗幸蜀，在途以永王璘為江淮兵馬都督、揚州節度大使。白在宣州謁見，遂辟爲從事。永王謀亂，兵敗，白坐長流夜郎。後遇赦得還，竟以飲酒過度，醉死於宣城。有文集二十卷，行於時。

杜甫

杜甫，字子美，本襄陽人，後徙河南鞏縣。曾祖依藝，位終鞏令。祖審言，位終膳部員外郎，自有　　。父閑，終奉天令。

甫天寶初應進士不第。天寶末，獻《三大禮賦》，　　宗奇之，召試文章，授京兆府兵曹叅軍。十五載，祿山陷京師，肅宗徵兵靈武，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謁肅宗，於彭原郡拜右拾遺。房琯布衣時與甫善，時琯為宰相，請自帥師討賊，帝許之。其年十月，琯兵敗於陳濤斜。明年春，琯罷相，甫上疏言琯有才，不宜罷免。肅宗怒，貶琯為刺史，出甫為華州司功叅軍。時關畿亂離，穀食踊貴，甫寓居成州同谷縣，自負薪採梠，兒女餓殍者數人。头之，召補京兆府功曹。

上元二年冬，黃門侍郎、鄭國公嚴武鎮成都，奏為節度叅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，賜緋魚袋。武與甫世舊，待遇甚隆，甫性褊躁無器度，恃恩放恣，嘗憑醉登武之牀瞪視武曰：「嚴挺之乃有此兒！」武雖急暴，不以為忤。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，結廬枕江，縱酒嘯詠，與田夫野老相狎，蕩無拘檢，嚴武過之，有時不冠，其傲誕如此。永泰元年夏，武卒，甫無所依。及郭英乂代武鎮成都，英乂武人粗暴，無能刺謁，乃遊東蜀依高適。既至而適卒。是歲，崔寧殺英乂，楊子琳攻西川，蜀中大亂。甫以其家避亂荊、楚，扁舟下峽，未維舟而江陵亂，乃泝沿湘流，遊衡山，寓居耒陽。甫嘗遊嶽廟，為暴水所阻，旬日不得食。耒陽聶令知之，自棹舟迎甫而還。永泰二年，啗牛肉白酒，一夕而卒於耒陽，時年五十九。

子宗武，流落湖、湘而卒。元和中，宗武子嗣業，自耒陽遷甫之柩，歸葬於偃師縣西北首陽山之前。

天寶末詩人，甫與李白齊名，而白自負文格放達，譏甫齷齪，而有飯顆山之嘲誚。元和中，詞人元稹論李、杜之優劣曰：

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總萃焉。始堯、舜之時，君臣以賡歌相和。是後詩人繼作，歷夏、殷、周千餘年，仲尼緝拾選揀，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，餘無所聞。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，然猶去風、雅日近，尚相比擬。秦、漢已還，採詩之官既廢，天下妖謠民謳、歌頌諷賦、曲度嬉戲之辭，亦隨時間作。至漢武賦柏梁而七言之體具。蘇子卿、李少卿之徒，尤工為五言。雖句讀文律各異，雅鄭之音亦雜，而辭意簡遠，指事言情，自非有為而為，則文不妄作。建安之後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，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，往往橫槊賦詩，故其遒壯抑揚、冤哀悲離之作，尤極於古。晉世風概稍存。宋、齊之間，教失根本，士以簡慢翕習舒徐相尚，文章以風容色澤、放曠精清為高，蓋吟寫性靈、留連光景之文也，意義格力無取焉。陵遲至於梁、陳，淫豔刻飾、佻巧小碎之詞劇，又宋、齊之所不取也。

唐興，官學大振，歷世之文，能者互出。而又沈、宋之流，研練精切，穩順聲勢，謂之為律詩。由是之後，文體之變極焉。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，務華者去實，効齊、梁則不迨於魏、晉，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，律切則骨格不存，閑暇則纖穠莫備。至於子美，蓋所謂上薄風、騷，下該沈、宋，言奪蘇、李，氣吞曹、劉，掩顏、謝之孤高，雜徐、庾之流麗，盡得古今之體勢，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，尚不知貴其多乎哉！苟以為能所不能，無可無不可，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。

是時山東人李白，亦以文奇取稱，時人謂之李、杜。予觀其壯浪縱恣，擺去拘束，模寫物象，及樂府歌詩，誠亦差肩於子美俟。至若鋪陳終始，排比聲韻，大或千言，次猶數百，詞氣豪邁，而風調清深，屬對律切，而脫棄凡近，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，況堂奧乎！

予嘗欲條析其文，體別相附，與來者為之準，特病懶未就爾。自後屬文者，以稹論為是。甫有文集六十卷。

吳通玄

吳通玄，海州人。父道瓘為道士，善教誘童孺，大曆中，召入宮，為太子諸王授經。德宗在東宮，師道瓘，而通玄兄弟，出入宮掖，恆侍太子遊，故遇之厚。通玄與兄通微，俱博學善屬文，文彩綺麗。通玄幼應神童舉，釋褐祕書正字、左驍衞兵曹、大理評事。建中初，策賢良方正等科，通玄應文詞清麗，登乙第，授同州司戶、京兆戶曹。

貞元初，召充翰林學士。遷起居舍人、知制誥，與陸贄、吉中孚、韋執誼等同視草。陸贄富詞藻，特承德宗重顧，經歷艱難，通玄弟兄又以東宮侍上，由是爭寵，頗相嫌恨。贄性褊急，屢於上前短通玄，又言：「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徒，待詔翰林，比無學士，只自至德後，天子召集賢學士于禁中草書詔，因在翰林院待進止，遂以為名。奔播之時，道途或豫除改，權令草制。今四方無事，百揆時序，制書職分，宜歸中書舍人。學士之名，理須停寢。」贄以通玄援引朋黨，於禁中叶力排己，故欲廢之，德宗不許。會贄權知兵部侍郎，知貢舉，乃正拜之，罷內職，皆通玄譖之也。

七年，自起居郎拜諫議大夫、知制誥。通玄自以久次當拜中書舍人，而反除諫議，殊失望。陸贄與宰相竇參相惡。參從子給事中申，參尤寵之，每預中書擬議，所至人呼申為「喜鵲」。申，嗣虢王則之從父甥也。申與則之親善。則之為金吾將軍，好學有文，申與則之潛結吳通玄兄弟，為參共傾陸贄。則之令人造謗書，言贄考試舉人不實，招納賄賂。時通玄取宗 室女為外婦，德宗知之。既聞申、則之譖陸贄，綱紀伺之，果與通玄結構其謀，帝大怒，罷竇參知政事，尋貶郴州司馬，竇申錦州司戶，李則之昭州司馬，通玄泉州司馬。帝召見之，親自臨 問，責以污辱近屬。行至華州長城驛，賜死。尋以陸贄為中書侍郎、平章事，代竇參。

兄 通微

通微，建中四年自壽安縣令入為金部員外，召充翰林學士。尋改職方郎中，知制誥。與弟通玄同職禁署，人士榮之。七年，改禮部郎中，尋轉中書舍人。通玄死，素服待罪於國門，帝特宥之，通微竟不敢為喪服。

通玄詞藻婉麗，帝尤憐之。貞元初，昭德王皇后崩，詔李紓為謚冊文，宰相張延賞、柳渾為廟樂章。及進，皆不稱旨，並召通玄重撰。凡中旨撰述，非通玄之筆，無不慊然，重之如此。

王仲舒

王仲舒字弘中，太原人。少孤貧，事母以孝聞。嗜學工文，不就鄉舉。凡與結交，必知名之士，與楊頊、梁肅、裴樞為忘形之契。

貞元十年，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科，仲舒登乙第，超拜右拾遺。裴延齡領度支，矯誕大言，中傷良善，仲舒上疏極論之。累轉尚書郎。元和五年，自職方郎中知制誥。仲舒文思溫雅，制誥所出，人皆傳寫。京兆尹楊憑為中丞李夷簡所劾，貶臨賀尉。仲舒與憑善，宣言於朝，言夷簡掎摭憑罪，仲舒坐貶硤州刺史。遷蘇州。

穆宗即位，復召為中書舍人。其年出為洪州刺史、御史中丞、江南西道觀察使。江西前例榷酒私釀法深，仲舒至鎮，奏罷之。又出官錢二萬貫，代貧戶輸稅。長慶三年冬，卒于鎮。

崔咸

崔咸。字重易。博陵人、祖安石。父鋭，位終給事中。咸元和二年進士擢第，又登博學宏詞科。鄭餘慶、李夷簡辟為賓佐，待如師友。及登朝，歷踐臺閣，獨行守正，時望甚重。敬宗欲幸東都，人心不安，裴度以勳舊自興元隨表入覲，既至，李逢吉不欲度復入中書，京兆尹劉栖楚，逢吉黨也，栖楚等十餘人駕肩排度，而朝士持兩端者日擁度門，一日，度留客命酒，栖楚矯求度之歡曲，躬附裴耳而語，咸嫉其矯，舉爵罰度曰：丞相不當許所由官呫嚅耳語！度笑而飲之，栖楚不自安趨出，坐客皆壯之。累遷陝州大都督府長史，陝虢觀察等使，自旦至暮，與賓僚痛飲，恒醉不醒，簿領堆積，夜分省覽，剖判決斷，無毫釐之差，胥吏以為神人。入為右散騎常侍、秘書監，太和八年十月卒初，鋭佐李抱真為澤潞從事，有道人自稱盧老，曾事隋朝雲際寺李先生，預知過往未來之事，屬河朔禁遊客，鋭館之於家，一旦辭去且曰：我死當與君為子。因指口下黑子，願以為志。咸之生也，果有黑子，其形神即盧老也，父即以盧老字之。既冠，棲心髙尚，志於林壑，往往獨遊南山，經時方還。尤長於歌詩，或風景晴明，花朝月夕，朗吟意愜，必悽愴霑襟，旨趣高奇，名流嗟挹，有文集二十卷。

唐次

唐次，并州晉陽人也，國初功臣禮部尚書儉之後。建中初進士擢第，累辟使府。貞元初，歷侍御史，竇參深重之，轉禮部員外郎。八年，參貶官，次坐出為開州刺史。在巴峽間

十餘年，不獲進用。西川節度使韋皐抗表請為副使，德宗密諭皐令罷之。次久滯蠻荒，孤心抑鬱，怨謗所積，孰與申明，乃採自古忠臣賢士，遭罹讒謗放逐，遂至殺身，而君猶不悟，其書三篇，謂之辨謗略，上之。德宗省之，猶怒，謂左右曰：「唐次乃方吾為古之昏主，何自諭如此！」改夔州刺史。憲宗即位，與李吉甫同自峽內召還，授次禮部郎中。尋以本官知制誥，正拜中書舍人，卒。

章武皇帝明哲嫉惡，尤惡人朋比傾陷，嘗閱書禁中，得次所上書三篇，覽而善之，謂學士沈傳師曰：「唐次所集辨謗之書，實君人者時宜觀覽。朕思古書中多有此事，次編錄未盡。卿家傳史學，可與學士類例廣之。」傳師奉詔與令狐楚、杜元穎等分功脩續，廣為十卷，號元和辨謗略，其序曰：

臣聞乾坤定而上下分矣，至於播四時之候，遂萬物之宜，在驗乎妖、祥之二氣，祥氣降則為豐為茂，妖氣降則為沴為災。君臣立而卑高隔矣，至於處神明之奧，詢獻納之辭，在審乎邪、正之二說，正言勝則為忠為讜，邪言勝則為讒為諛。故詩云：「萋兮斐兮，成是貝錦。」刺其組織之甚巧也。語曰：「邪徑敗良田，讒口亂善人。」惡其莠言之蠹政也。蓋謂似信而詐，似忠而非，便便可以動心，捷捷可以亂德，豈止鶗鴂彫卉，薏苡惑珠者哉！況立國家，自中徂外，道偏則刑罰不中，讒勝則忠孝靡彰。逖覽前聞，緬想近古，招賢容鯁，遠佞嫉邪，慮之則深，防之未至。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，垂衣御宇，化洽文明，謨猷博訪於縉紳，旌賁屢臻於巖穴。尚復廣四目，周四聰，制理皆在於未萌，作範將垂於不朽。乃詔掌文之臣令狐楚等，上自周、漢，下洎隋朝，求史籍之忠賢，罹讒謗之事跡，敘瑕釁之本末，紀謠諑之淺深，編次指明，勒成十卷。昔虞舜有墾讒之命，我皇脩辨謗之書，千古一心，同垂至理。將俟法宮退日昃之政，別殿備乙夜之觀，則聖慮先辨，謗何由興，上天不言，而民自信矣。

憲宗優詔荅之。

次子扶、持。

子 扶

扶，字雲翔。元和五年進士登第進士登第，累佐使府。入朝為監察御史，出為刺史。大和初，入朝為屯田郎中。五年，充山南道宣撫使，至鄧州，奏：「內鄉縣行市、黃澗兩場倉督鄧琬等，先主掌湖南、江西運到糙米，至淅川縣於荒野中囤貯，除支用外，六千

九百四十五石，裛爛成灰塵。度支牒徵元掌所由，自貞元二十年，鄧琬父子兄弟至玄孫，相承禁繫二十八年，前後禁死九人。今琬孫及玄孫見在枷禁者。」敕曰：「如聞鹽鐵、度支兩使，此類極多。其鄧琬等四人，資產全已賣納，禁繫三代，瘐死獄中，實傷和氣。鄧琬等並疏放。天下州府監院如有此類，不得禁經三年已上。速便疏理以聞。」物議嘉扶有宣撫之才。俄轉司勳郎中。八年，充弘文館學士，判院事。九年，轉職方郎中，權知中書舍人事。開成初，正拜舍人，踰月，授福州刺史、御史中丞、福建團練觀察使。四年十一月，卒于鎮。

扶佐幕立事，登朝有名，及廉問甌、閩，政事不治。身歿之後，僕妾爭財，詣闕論訴，法司按劾，其家財十萬貫，歸於二妾。又嘗枉殺部人，為其家所訴。行己前後不類，時論非之。

子 持

持，字德守。元和十五年擢進士第，累辟諸侯府。入朝為侍御史、尚書郎。大中末，自工部郎中出為容州刺史、御史中丞、容管經略招討使。入為給事中。大中末，檢校左散騎常侍、靈州大都督府長史、朔方節度、靈武六城轉運等使。進位檢校戶部尚書、潞州大都督府長史、昭義節度、澤潞邢洺磁觀察處置等使，卒。

持子 彥謙

子彥謙，字茂業。咸通末應進士，才高負氣，無所屈降，十餘年不第。乾符末，河南盜起，兩都覆沒，以其家避地漢南。中和中，王重榮鎮河中，辟為從事。累奏至河中節度副使，歷晉、絳二州刺史。彥謙博學多藝，文詞壯麗，至於書畫音樂博飲之技，無不出於輩流。尤能七言詩，少時師溫庭筠，故文格類之。

光啟末，王重榮為部下所害，朝議責參佐，彥謙與書記李巨川俱貶漢中掾曹。時楊守亮鎮興元，素聞其名，彥謙以本府參承，守亮見之，喜握手曰：「聞尚書名久矣，邂逅於茲。」翌日，署為判官。累官至副使，閬、壁二郡刺史。卒於漢中。有詩數百篇，禮部侍郎薛廷珪為之序，號鹿門先生集，行於時。子渙，位亦至郡守。

次弟歡、款、欣。款貞元六年登進士第，累辟使府，登朝為御史，出為郡守，卒。子枝。枝字己有，會昌末，累遷刑部員外，轉郎中，累歷刺史，卒。

劉蕡

劉蕡，字去華，昌平人。父勉。蕡寶歷二年進士擢第。博學善屬文，尤精左氏春秋。與朋友交，好談王霸大畧，耿介嫉惡，言及世務，慨然有澄清之志。自元和末，閹寺權盛，握兵宮闈，橫制天下，天子廢立，由其可否，干撓庶政。當時目為南北司，愛惡相攻，有同水火。蕡草澤中居常憤惋。文宗即位，恭儉求理，太和二年策試賢良曰：

朕聞古先哲王之理也，玄默無為，端拱思道，陶民心以居簡，凝日用而不宰，厚下以立本，推誠而建中。是天人通，陰陽和，俗躋仁壽，物無疵癘。噫，盛德之所臻，夐乎莫可及也。三代令王，質文迭究，百偽滋熾，風流寖微，自漢而降，定徵蓋寡。朕顧惟昧道，祗荷丕構，奉若謨訓，不敢怠荒。任賢惕厲，宵衣旰食，詎追三五之遐軌，庶紹祖宗之鴻緒。而心有所未達，行有所未孚，由中及外，闕政斯廣。是以人不率化，氣或堙厄，災旱竟歲，播植愆時。國廩罕蓄，乏九年之儲；吏道多端，微三載之績。京師，諸夏之本也，將以觀理，而豪猾時踰檢；太學，明教之源也，期於變風，而生徒多惰業。列郡在乎頒條，而干禁或未絕；百工在乎按度，而淫巧或未衰。俗墮風靡，積訛成蠹。其擇官濟理也，聽人以言，則枝葉難辨；御下以法，則耻格不形。其阜財發號也，生之寡而食之衆，煩於令而鮮於理。思所以究此繆盭，致之治平，茲心浩然，若涉泉水。故前詔有司，博延群彥，佇啓宿懵，冀臻時雍。子大夫識達古今，明於康濟，造廷待問，副朕虛懷。必當箴主之闕，辨政之疵，明綱條之致紊，稽富庶之所急。何施斯革於前弊，何澤斯惠乎下土，何脩而理古可近，何道而和氣克充，推之本源，著於條對。至於夷吾輕重之權，孰輔於理；嚴尤底定之策，孰叶於時；元凱之考課何先；叔子之克平何務。推此龜鏡，擇乎中庸，期在洽聞，朕將親覽。

時對策者百餘人，所對止循常務，唯蕡切論黃門太橫，將危宗社，對曰：

臣誠不佞，有匡國致君之術，無位而不得行；有犯顏敢諫之心，無路而不得進。但懷憤鬱抑，思有時而一發耳。常欲與庶人議於道，商旅謗於市，得通上聽，一悟主心，雖被妖言之罪，無所悔焉。況逢陛下以至德嗣興，以大明垂照，詢求過闕，咨訪謨猷，制詔中外，舉直言極諫者。臣既辱斯舉，專承大問，敢不悉意以言。至於上之所忌，時之所禁，權倖之所諱惡，有司之所與奪，臣愚不識。伏惟陛下少加優容，不使聖朝有讜直而受戮者，乃天下之幸也。謹昧死以對。

伏惟聖策，有思先古之理，念玄默之化，將欲通天人以齊俗，和陰陽以煦物，見陛下慕道之深也。臣以為哲王之理，其則不遠，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爾。

伏惟聖策，有祗荷丕構而不敢荒寧，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，見陛下憂勞之志也。若夫任賢惕厲，宵衣旰食，宜黜左右之纖佞，進股肱之大臣；若夫追蹤三五，紹復祖宗，宜鑒前古之興亡，明當時之成敗。心有所未達，以下情塞而不得上通；行有所未孚，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。欲人之化也，在脩己以先之；欲氣之和也，在遂性以導之。救災患在致乎精誠，廣播植在視乎食力。國廩罕蓄，本乎冗食尚繁；吏道多端，本乎選用失當。豪猾踰制，由中外之法殊；生徒墮業，由學校之官廢。列郡干禁，由授任非人；百工淫巧，由制度不立。

伏以聖策，有擇官濟理之心，阜財發號之歎，見陛下教化之本也。且進人以行，則枝葉安有難別乎？防下以禮，則耻格安有不形乎？念生寡而食衆，可罷斥惰游；念令煩而理鮮，要察其行否。博延群彥，願陛下必納其言；造廷待問，則小臣安敢愛死。

伏以聖策，有求賢箴闕之言，審政辨疵之念，見陛下咨訪之勤也。遂小臣屏姦豪之志，則弊革於前；守陛下念康濟之心，則惠敷於下。邪正之道分，則理古可近；禮樂之方著，而和氣克充。至若夷吾之法，非皇王之權；嚴尤所陳，無最上之策。元凱之所先，不若唐、虞之考績；叔子之所務，不若重華之舞干。且俱非大德之中庸，未為上聖之龜鑑，何足以為陛下道之哉！或有以繫安危之機，兆存亡之變者，臣請披瀝肝膽，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。

臣前所謂「哲王之理，其則不遠」者，在陛下慎思之，力行之，終始不懈而已。臣謹按春秋：「元者，氣之始也；春者，歲之始也。」春秋以元加於歲，以春加於王，明王者當奉若天道，以謹其始也。又舉時以終歲，舉月以終時，春秋雖無事，必書首月以存時，明王者當奉若天道，以謹其終也。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，以其運行不息也。陛下既能謹其始，又能謹其終，懋而脩之，勤而行之，則可以執契而居簡，無為而不宰，廣立本之大業，崇建中之盛德矣。又安有三代循環之弊，而為百偽滋熾之漸乎？臣故曰「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」。

臣前所謂「若夫任賢惕厲，宵衣旰食，宜罷黜左右之纖佞，進股肱之大臣」者，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。臣聞不宜憂而憂者，國必衰；宜憂而不憂者，國必危。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事、社稷安危之策，而降於清問。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以定大計耶？或萬

機之勤，而聖慮有所未至耶？不然，何宜憂而不憂者乎？臣以為陛下宜先憂者，宮闈將變，社稷將危，天下將傾，海內將亂。此四者，國家已然之兆，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。夫帝業旣艱難而成之，故不可容易而守之。昔太祖肇其基，高祖勤其績，太宗定其業，玄宗繼其明，至于陛下，二百有餘載矣。其間明聖相因，憂亂繼作，未有不委用賢士，親近正人，而能紹興其徽烈者也。或一日不念，則顛覆大器，宗廟之耻，萬古為恨。

臣謹按春秋，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，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略矣。其所未盡者，臣得為陛下備而論之。夫繼故必書即位，所以正其始也；終必書所終之地，所以正其終也。故為君者，所發必正言，所履必正道，所居必正位，所近必正人。

臣又按春秋「閽弒吳子餘祭」，不書其君。春秋譏其疏遠賢士，昵近刑人，有不君之道矣。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，念春秋繼故之誡。將明法度之端，則發正言而履正道；將杜篡弒之漸，則居正位而近正人。遠刀鋸之賤，親骨鯁之直，輔相得以專其任，庶職得以守其官。奈何以褻近五六人，總天下大政，外專陛下之命，內竊陛下之權，威懾朝廷，勢傾海內，群臣莫敢指其狀，天子不得制其心。禍稔蕭牆，姦生帷幄，臣恐曹節、侯覽，復生於今日，此宮闈之所以將變也。

臣謹按春秋，魯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，春秋以其先君不得正其終，則後君不得正其始，故曰定無正也。今忠賢無腹心之奇，閽寺持廢立之權，陷先君不得正其終，致陛下不得正其始。況皇儲未建，郊祀未脩，將相之職不歸，名分之宜不定，此社稷之所以將危也。

臣謹按春秋「王札子殺召伯、毛伯」。春秋之義，兩下相殺不書。而此書者，重其專王命也。且天之所授者在君，君之所授者在命。操其命而失之者，是不君也；侵其命而專之者，是不臣也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此天下所以將傾也。

臣謹按春秋，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。書其歸者，以其能逐君側惡人以安其君，故春秋善之。今威柄凌夷，藩臣跋扈。或有不達人臣之節，首亂者以安君為名；不究春秋之微，稱兵者以逐惡為義。則政刑不由乎天子，攻伐必自於諸侯，此海內之所以將亂也。又樊噲排闥而雪涕，爰盎當車以抗詞，京房發憤以殞身，竇武不顧而畢命，此皆陛下明知之矣。

臣謹按春秋，晉狐射姑殺陽處父。書襄公殺之者，以其上漏言也。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，

處父所以及戕賊之禍，故春秋非之。夫上漏其情，則下不敢盡意；上泄其事，則下不敢盡言。傳有「造膝」「詭辭」之文，易有「殺身」「害成」之戒。今公卿大臣，非不能為陛下言之，慮陛下必不能用之。陛下既忽之而不用，必洩其言；臣下既言之而不行，必嬰其禍。適足以鉗直臣之口，重奸臣之威。是以欲盡其言，則起失身之懼；欲盡其意，則有害成之憂。故徘徊鬱塞，以俟陛下感悟，然後盡其啟沃耳。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，時御便殿，召當時賢相與舊德老臣，訪持變扶危之謀，求定傾救亂之術。塞陰邪之路，屏褻狎之臣，制侵凌迫脅之心，復門戶掃除之役，戒其所宜戒，憂其所宜憂。既不能治於前，當治於後；既不能正其始，當正其終。則可以虔奉典謨，克承丕構，終任賢之効，無旰食之憂矣。

臣前所謂「若夫追蹤三五，紹復祖宗，宜鑒前古之興亡，明當時之成敗」者。臣聞堯、舜之為君而天下之人理者，以其能任九官四嶽十二牧，不失其舉，不貳其業，不侵其職。居官惟其能，左右惟其賢。元凱在下，雖微必舉；四凶在朝，雖強必誅。考其安危，明其取捨。至秦之二代，漢之元、成，咸欲措國如唐、虞，致身如堯、舜，而終敗亡者，以其不見安危之機，不知取捨之道，不任大臣，不辨姦人，不親忠良，不遠讒佞。伏惟陛下察唐、虞之所以興，而景行於前；鑒秦、漢之所以亡，而戒懼於後。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，庶官無賢士。今紀綱未絕，典刑猶在，人誰不欲致身為王臣，致時為太平，陛下何忽而不用之耶？又有居官非其能，左右非其賢，其惡如四凶，其詐如趙高，其姦如恭、顯，陛下又何憚而不去之耶？神器固有歸，天命固有分，祖廟固有靈，忠臣固有心，陛下其念之哉！昔秦之亡也，失於強暴；漢之亡也，失於微弱。強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，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。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，不翦其萌；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，以杜其漸。則祖宗之鴻業可紹，三五之遐軌可追矣。

臣前所謂「陛下心有所未達，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；行有所未孚，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」者。且百姓塗炭之苦，陛下無由而知；則陛下有子育之心，百姓無由而信。臣謹按春秋書「梁亡」，不書取者，梁自亡也，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，上出惡政，人為寇盜，皆不知其所以然，以自取其滅亡也。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，重其社稷也；社稷之所以重者，存其百姓也。苟百姓之不存，則社稷不得固其重；苟社稷之不重，則國君不得保其尊。故治天下不可不知百姓之情。夫百姓者，陛下之赤子也。陛下宜令仁慈者親育之，如保傅焉，如乳哺焉，如師之教導焉。故人信於上也，敬之如神明，愛之如父母。今或不然。陛下親近貴倖，分曹補署，建除卒吏，召致賓客，因其貨賄，假其氣勢。大者統藩方，小者為牧守。居上無清惠之政。而有饕餮之害；居下無忠誠之節，而有姦欺之罪。故人之於上也，畏之如豺狼，惡之如讎敵。今海內困窮，處處流散，饑者不得食，寒者不得

衣，鰥寡孤獨者不得存，老幼疾病者不得養。加以國之權柄，專在左右，貪臣聚斂以固寵，姦吏因緣而弄法。冤痛之聲，上達于九天，下流於九泉，鬼神怨怒，陰陽為之愆錯。君門萬里而不得告訴，士人無所歸化，百姓無所歸命。官亂人貧，盜賊並起，土崩之勢，憂在旦夕。即不幸因之以疾癘，繼之以凶荒，臣恐陳勝、吳廣不獨起於秦，赤眉、黃巾不獨起於漢，故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扼腕，痛心泣血爾。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，陛下何由而知之；陛下有子育之心，百姓安得而信之乎？致使陛下「行有所未孚，必有所未達」者，固其然也。

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，更制七十餘事，其心甚誠，其稱甚美。然而紀綱日紊，國祚日衰，姦宄日強，黎元日困者，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，失其操柄也。即陛下御宇，憂勤兆庶，屢降德音，四海之內，莫不抗首而長思，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。伏惟陛下慎終如始，以塞萬方之望。誠能揭國權以歸其相，持兵柄以歸其將，去貪臣聚斂之政，除姦吏因緣之害，惟忠賢是近，惟正直是用，內寵便僻，無所聽焉。選清慎之官，擇仁惠之長，敏之以利，煦之以仁，教之以孝慈，導之以德義，去耳目之塞，通上下之情，俾萬國歡康，兆民蘇息，則心無不達，行無不孚矣。

臣前所謂「欲兆人之化也，在脩己以先之」者。臣聞德以脩己，教以導人，脩之也則人不勸而自至，導之也則人敦行而率從。是以君子欲政之必行也，故以身先之；欲人之從化也，故以道御之。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，豈不以立教之旨未盡其方也。夫立教之方，在乎君以明制之，臣以忠行之，君以知人為明，臣以匡時為忠，知人則任賢而去邪，匡時則固本而守法。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，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，本不固則民流，法不守則政散，而欲教之使必至，化之使必行，不可得也。陛下能斥姦邪不私其左右，舉賢正不遺其疏遠，則化浹於朝廷矣；愛人以敦本，分職而奉法，脩其身以及其人，始於中而成於外，則化行於天下矣。

臣前所謂「欲氣之和也，在於遂性以導之」者，當納人於仁壽也。夫欲人之仁壽也，在乎立制度，脩教化。夫制度立則財用省，財用省則賦斂輕，賦斂輕則人富矣；教化脩則爭競息，爭競息則刑罰清，刑罰清則人安矣。既富矣，則仁義興焉；既安矣，則壽考至焉。仁壽之心感於下，和平之氣應於上，故災害不作，休祥荐臻，四方底寧，萬物咸遂矣。

臣前所謂「救災旱在致乎精誠」者。臣謹按春秋，魯僖公七月之中，三書不雨者，以其君有恤人之志也；魯文公三年之中，一書不雨者，以其君無憫人之心也。故僖公致精誠

而旱不害物，文公無卹憫而旱則成災。陛下誠能有卹人之心，則無成災之變矣。

臣前所謂「廣播植在視乎食力」者。臣謹按春秋：「君人者，必時視人之所勤。人勤於力，則功築罕；人勤於財，則貢賦少；人勤於食，則百事廢。」今財食與人力皆勤矣，願陛下廢百事之勞，廣三時之務，則播植不愆矣。

臣前所謂「國廩罕蓄，本乎冗食尚繁」者。臣謹按春秋「臧孫辰告糴于齊」，春秋譏其國無九年之蓄，一年不登而百姓饑。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其耕植，省不急之費以贍其黎元，則廩蓄不乏矣。

臣前所謂「吏道多端，本乎選用失當」者，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才，任人不明其要故也。今陛下之用人也，求其聲而不得其實；故人之趨進也，務其末而不務其本。臣願覈考課之實，定遷序之制，則多端之吏息矣。

臣前所謂「豪猾踰檢，由中外之法殊」者，以其官禁不一也。臣謹按春秋，齊桓公盟諸侯不以日，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，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，率奉王官之法，故春秋備而書之。夫官者，五帝、三王之所建也；法者，高祖、太宗之所制也。法宜畫一，官宜正名。今又分外官、中官之員，立南司、北司之局，或犯禁於南，則亡命于北，或正刑于外，則破律於中，法出多門，人無所措，實由兵農勢異，而中外法殊也。臣聞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，間農事以脩武備，提封約卒乘之數，命將在公卿之列，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，可以保乂邦家，式遏禍亂。暨太宗皇帝肇建邦典，亦置府兵，臺省軍衛，文武參掌，居閑歲則橐弓力穡，將有事則釋耒荷戈，所以脩復古制，不廢舊物。今則不然。夏官不知兵籍，止於奉朝請；六軍不主兵事，止於養勳階。軍容合中官之政，戎律附內臣之職。首一戴武弁，嫉文吏如仇讎；足一蹈軍門，視農夫如草芥。謀不足以翦除凶逆，而詐足以抑揚威福；勇不足以鎮衛社稷，而暴足以侵軼里閭。羈絏藩臣，干凌宰輔，隳裂王度，汩亂朝經。張武夫之威，上以制君父；假天子之命，下以御英豪。有藏姦觀釁之心，無伏節死難之義。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！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，均兵農之功，正貴賤之名，一中外之法，選軍衛之職，脩省署之官，近崇貞觀之規，遠復成周之制，自邦畿以刑于下國，始天子以達于諸侯，則可以制豪猾之強，無踰檢之患矣。

臣前所謂「生徒墮業，由學校之官廢」者，蓋以國家貴其祿而賤其能，先其身而後其行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，諸生無脩業之心矣。臣前所謂「列郡干禁，由授任非其人」者。臣以為刺史之任，理亂之根本繫焉，朝廷之法制在焉，權可以抑豪猾，恩可以惠孤寡，強

可以禦姦寇，政可以移風俗。其將校有曾經戰陣，及功臣子弟，各請隨宜酬賞。如無治人之術者，不當授任此官，則絕干禁之患矣。臣前所謂「百工淫巧，由制度不立」者。臣請以官位祿秩，制其器用車服，禁人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，則無蕩心之巧矣。臣前所謂「辨枝葉」者，考其言以詢行也。臣前所謂「形于耻格」者，導德而齊禮也。臣前所謂「念生寡而食衆，可罷斥惰遊」者，已備之於前矣。臣前所謂「令煩而理鮮，要察其行否」者。臣聞號令者，乃理國之具也，君審而出之，臣奉而行之，或虧上旨，罪在不赦。今陛下令煩而理鮮，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？

臣前所謂「博延群彥，願陛下必納其言；造廷待問，則小臣不敢愛死」者。臣聞晁錯為漢畫削諸侯之策，非不知禍之將至也。忠臣之心，壯夫之節，苟利社稷，死無悔焉。今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，計行而身戮，蓋所以痛社稷之危，哀生人之困，豈忍姑息時忌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！昔龍逢死而啟殷，比干死而啟周，韓非死而啟漢，陳蕃死而啟魏。今臣之來也，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，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，退必受戮於權臣之手。臣幸得從四子於地下，固臣之願也。所不知殺臣者，臣死之後，將孰為啟之哉？至於人主之闕，政教之疵，前日之弊，臣既言之矣。若乃流下土之惠，修近古之理，而致其和平者，在陛下行之而已。然上之所陳者，實以臣親奉聖問，敢不條對。雖臣之愚，以為未極教化之大端，皇王之要道。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，奉宗廟以教人孝，養高年以教人悌長，字百姓以教人慈幼，調元氣以煦育，扇大和於仁壽，可以逍遙無為，垂拱成化。至若念陶鈞之道，在擇宰相而任之，使權造物之柄；念保定之功，在擇將帥而任之，使修分閫之寄；念百度之未貞，在擇庶官而任之，使專職業之守；念百姓之愁痛，在擇長吏而任之，使明惠育之術。自然言足以為天下教，行足以為天下法，仁足以勸善，義足以禁非，又何必宵衣旰食，勞神惕慮，然後以致其理哉！

是歲，左散騎常侍馮宿、太常少卿賈餗、庫部郎中龐嚴為考策官，三人者，時之文士也，覩賁條對，歎服嗟悒，以為漢之晁、董無以過之。言論激切，士林感動。時登科者二十二人，而中官當途，考官不敢留賁在籍中，物論喧然不平之。守道正人，傳讀其文，至有相對垂泣者。諫官御史，扼腕憤發，而執政之臣，從而弭之，以避黃門之怨。唯登科人李郃謂人曰：「劉賁不第，我輩登科，實厚顏矣。」請以所授官讓賁，事雖不行，人士多之。令狐楚在興元，牛僧孺鎮襄陽，辟為從事，待如師友。位終使府御史。

李商隱

李商隐，字义山，怀州河内人。曾祖叔恒，年十九登进士第，位终安阳令。祖俌，位终

邢州录事参军。父嗣。

商隐幼能为文。令狐楚镇河阳，以所业文干之，年才及弱冠。楚以其少俊，深礼之，令与诸子游。楚镇天平、汴州，从为巡官，岁给资装，令随计上都。开成二年，方登进士第，释褐秘书省校书郎，调补弘农尉。会昌二年，又以书判拔萃。

王茂元镇河阳，辟为掌书记，得待御史。茂元爱其才，以子妻之。茂元虽读书为儒，然本将家子，李德裕素遇之，时德裕秉政，用为河阳帅。德裕与李宗闵、杨嗣复、令狐楚大相仇怨。商隐既为茂元从事，宗闵党大薄之。时令狐楚已卒，子绹为员外郎，以商隐背恩，尤恶其无行。俄而茂元卒，来游京师，久之不调。会给事中郑亚廉察桂州，请为观察判官、检校水部员外郎。大中初，白敏中执政，令狐绹在内署，共排李德裕逐之。亚坐德裕党，亦贬循州刺史。商隐随亚在岭表累载。

三年入朝，京兆尹卢弘正奏署掾曹，令典笺奏。明年，令狐绹作相，商隐屡启陈情，绹不之省。弘正镇徐州，又从为掌书记。府罢入朝，复以文章干襜，乃补太学博士。会河南尹柳仲郢镇东蜀，辟为节度判官、检校工部郎中。大中末，仲郢坐专杀左迁，商隐废罢，还郑州，未几病卒。

商隐能为古文，不喜偶对。从事令狐楚幕。楚能章奏，遂以其道授商隐，自是始为今体章奏。博学强记，下笔不能自休，尤善为诔奠之辞。与太原温庭筠、南郡段成式齐名，时号“三十六”。文思清丽，庭筠过之。而俱无持操，恃才诡激，为当涂者所薄。名宦不进，坎壈终身。

弟 羲叟

弟羲叟，亦以进士擢第，累为宾佐。商隐有表状集四十卷。

温庭筠

温庭筠者，太原人，本名岐，字飛卿。大中初應進士，苦心硯席，尤長於詩賦。初至京師，人士翕然推重，然士行塵雜，不脩邉幅，能逐絃吹之音為側艷之詞。公卿家無賴子弟裴誠、令狐滈之徒，相與蒲飲酣醉終日，由是累年不第。徐商鎮襄陽，往依之，署為巡官。咸通中，失意歸江東，路由廣陵，心怨令狐綯在位時不為成名。既至，與新進少

年狂遊狹邪，头不刺謁，又乞索於楊子院，醉而犯夜，為虞候所擊，敗面折齒方還。揚州訴之，令狐綯捕虞候治之，極言庭筠狹邪醜迹，乃兩釋之。自是汙行聞于京師。庭筠自至長安，致書公卿間雪冤，屬徐商知政事，頗為言之。無何，商罷相，出鎮楊，收怒之，貶為方城尉，再遷隋縣尉，卒。

庭筠子 憲

子憲，以進士擢第。

庭筠弟 庭皓

弟庭皓，咸通中為徐州從事。節度使崔彥魯為龐勛所殺，庭皓亦被害。

庭筠著述頗多，而詩賦韻格清拔，文士稱之。

薛逢

薛逢，字陶臣，河東人。父倚。逢會昌初進士，擢第釋褐，祕書省校書郎崔罷相鎮河中，辟為從事。鉉復輔政，奏授萬年尉，直　　文館，累遷侍御史尚書郎。逢文詞俊拔，論議激切，自負經畫之畧，头之不達。應進士時，與彭城劉瑑尤相善，而瑑詞藝不迨逢，逢每侮之。至大中末，瑑揚，歷禁署，逢愈不得意，自是相怨。俄而瑑知政事，或薦逢知制誥，瑑奏曰：「先朝立制兩省，官給事中舍人，除拜湏先歷州縣，逢未嘗治郡，宜先試之。」乃出為巴州刺史。既而沈詢、楊收、王鐸由學士相繼為将相，皆同年進士，而逢文藝最優。楊収作相，後逢有詩云：「湏知金印朝天客。同是沙隄避路人。威鳳偶時皆瑞聖，潛龍無水謾通神。」收聞，大銜之。又出為蓬州刺史。收罷相，入為太常少卿給事中。王鐸作相，逢又有詩云：「昨日鴻毛萬鈞重，今朝山嶽一塵輕鐸。」又怨之，以恃才褊忿，人士鄙之。遷祕書監，卒。

子 廷珪

子廷珪，中和中，登進士第。大順初，累遷司勳員外郎，知制誥正，拜中書舍人。乾寧三年，奉使太原，復命昭宗幸華州，改左散騎常侍。移疾，免客遊成都。光化中，復為中書舍人，遷刑部吏部二侍郎，權知禮部貢舉，拜尚書左丞。入梁，至禮部尚書。

李拯

李拯，字昌時，隴西人。咸通十二年登進士第。乾符中，累佐府幕。黃巢之亂，避地平陽。僖宗還京，召拜尚書郎，轉考功郎中、知制誥。僖宗再幸寶鷄，拯扈從不及。在鳳翔，襄王僭號，逼為翰林學士，拯既汚偽署，心不自安。後朱玫秉政，百揆無叙，典章濁亂。拯嘗朝退，駐馬國門，望南山而吟曰：「紫宸朝罷綴鴛鸞，丹鳳樓前駐馬看。唯有終南山色在，晴明依舊滿長安。」吟已涕下。及王行瑜殺朱玫，襄王出奔。京城亂，拯為亂兵所殺。妻盧氏知書能文有姿色，拯既死，伏其屍慟哭，賊逼之，堅哭不動。又臨之以兵，至於斷一臂，終不顧，為賊所害，人皆傷之。

李巨川

李巨川，字下已，隴右人。國初十八學士道玄之後，故相逢吉之姪曾孫。父循，大中八年登進士第。

巨川乾符中應進士，屬天下大亂，流離奔播，切於禄位，乃以刀筆從諸侯府。王重榮鎮河中，辟為掌書記。時車駕在蜀，賊據京師，重榮匡合諸藩，叶力誅冠，軍書奏請，堆案盈几。巨川文思敏速，翰動如飛，傳之藩隣，無不聳動，重榮收復功，巨川之助也。及重榮為部下所害，朝議罪叅佐，貶為漢中掾。時楊守亮帥興元，素知之聞巨川至，喜謂客曰：“ 天以李書記遺我也！ ”即命管記室，累遷幕職。

景福中，守亮為李茂貞所攻，城陷，以部下數百人欲投太原。入秦，為華軍所擒。巨川時從守亮，亦被械繫。在途，巨川題詩於樹葉以遺華帥韓建，詞情哀鳴，建欣然解縛。守亮誅，即命為掌書記。俄而李茂貞犯京師，天子駐蹕於華。韓建以一州之力，供億萬乘，慮其不濟，遣巨川傳檄天下，請助轉餉，同匡王室，完葺京城。四方書檄，酬報輻湊，巨川灑翰陳敘，文理俱愜，昭宗深重之，即時巨川之名聞于天下。昭宗還京，特授諫議大夫，仍留佐建。

光化初，朱全忠陷河中，進兵入潼關。建懼，令巨川見全忠送欵，至河中，從容言事。巨川指陳利害，全忠方圖問鼎，聞巨川所陳，心惡之。判官敬翔，亦以文筆見知於全忠，慮得巨川減落名價，謂全忠曰“ 李諫議文章信美，但不利主人。 ”是日為全忠所害。

司空圖

司空圖，字表聖，本臨淄人。曾祖遂，密令。祖彖，水部郎中。父輿，精吏術。大中初，戶部侍郎盧弘正領鹽鐵，奏輿為安邑兩池榷鹽使、檢校司封郎中。先是，鹽法條例疎闊，吏多犯禁；輿乃特定新法十條奏之，至今以為便。入朝為司門員外郎，遷戶部郎中，卒。

圖咸通十年登進士第，主司王凝於進士中尤奇之。凝左授商州刺史，圖請從之，凝加器重，洎廉問宣歙，辟為上客。召拜殿中侍御史，以赴闕遲留，責授光祿寺主簿，分司東都。乾符六年，宰相盧攜罷免，以賓客分司，圖與之遊，攜嘉其高節，厚禮之。嘗過圖舍，手題于壁曰：「姓氏司空貴，官班御史卑，老夫如且在，不用念屯奇。」明年，攜復入朝，路由陝虢，謂陝帥盧渥曰：「司空御史，高士也，公其厚之。」渥即日奏為賓佐。其年，攜復知政事，召圖為禮部員外郎，賜緋魚袋，遷本司郎中。其年冬，巢賊犯京師，天子出幸，圖從之不及，乃退還河中。時故相王徽亦在蒲，待圖頗厚。數年，徽受詔鎮潞，乃表圖為副使，徽不赴鎮而止。僖宗自蜀還，次鳳翔，召圖知制誥，尋正拜中書舍人。其年僖宗出幸寶雞，復從之不及，退還河中。

龍紀初，復召拜舍人，未幾又以疾辭。河北亂，乃寓居華陰。景福中，又以諫議大夫徵。時朝廷微弱，紀綱大壞，圖自深惟出不如處，移疾不起。乾寧中，又以戶部侍郎徵，一至闕廷致謝，數日乞還山，許之。昭宗在華，徵拜兵部侍郎，稱足疾不任趨拜，致章謝之而已。昭宗遷洛，鼎欲歸梁，柳璨希賊旨，陷害舊族，詔圖入朝。圖懼見誅，力疾至洛陽，謁見之日，墮笏失儀，旨趣極野。璨知不可屈，詔曰：「司空圖俊造登科，朱紫升籍，既養高以傲代，類移山以釣名，心惟樂于漱流，仕非專於祿食。匪夷匪惠，難居公正之朝；載省載思，當徇棲衡之志。可放還山。」

圖有先人別墅在中條山之王官谷，泉石林亭，頗稱幽棲之趣。自考槃高卧，日與名僧高士遊詠其中。晚年為文，尤事放達，嘗擬白居易醉吟傳為休休亭記曰：

司空氏禎貽溪之休休亭，本名濯纓亭，為陝軍所焚。天復癸亥歲，復葺於壞垣之中，乃更名曰休休。休，休也，美也，既休而具美存焉。蓋量其才一宜休，揣其分二宜休，耄且聵三宜休。又少而惰，長而率，老而迂，是三者皆非濟時之用，又宜休也。尚慮多難不能自信，既而晝寢，遇二僧謂予曰：「吾嘗為汝師。汝昔矯於道，銳而不固，為利慾之所拘，幸悟而悔，將復從我於是溪耳。且汝雖退，亦嘗為匪人之所嫉，宜耐辱自警，庶保其終始，與靖節、醉吟第其品級於千載之下，復何求哉！」因為耐辱居士歌，題於

東北楹曰：「咄咄，休休休，莫莫莫，伎倆雖多性靈惡，賴是長教閑處著。休休休，莫莫莫，一局棋，一爐藥，天意時情可料度。白日偏催快活人，黃金難買堪騎鶴。若曰：『爾何能？』荅云：『耐辱莫。』」

其詭激嘯傲，多此類也。

圖既脫柳璨之禍還山，乃預為壽藏終制。故人來者，引之壙中，賦詩對酌，人或難色，圖規之曰：“達人大觀，幽顯一致，非止暫遊此中。公何不廣哉！”圖布衣鳩杖，出則以女家人鸞臺自隨。歲時村社雩祭祠禱，鼓舞會集，圖必造之，與野老同席，曾無傲色。王重榮父子兄弟尤重之，伏臘饋遺，不絕於途。唐祚亡之明年，聞輝王遇弒于濟陰，不懌而疾，數日卒，時年七十二。有文集三十卷。

圖無子，以其甥荷為嗣。荷官至永州刺史。以甥為嗣，嘗為御史所彈，昭宗不之責。

贊

贊曰：國之華彩，人文化成。間代傑出，奮藻摛英。騏驥逸步，咸、韶正聲。燦流緗素，下視姬、嬴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